

最后秀红的童年在被父母接去浙江管教两年中结束。
“现在回想，当时不过是希望通过闯祸，来获取父母的关注吧。”

秀红想过要躲开，可至今也忘不了当她再三向奶奶请求今天不去放牛时，表哥在窗外斜着眼睛瞪她的样子。

后来，表哥变本加厉，哄骗秀红去挖泉眼，结果土里埋了一坨粪便。看到秀红的窘态，表哥在一旁捂着鼻子笑弯了腰，像看见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人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痛苦一天天翻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秀红“坏

孩子”的传言也在村里散开了。那一年秀红9岁，读小学三年级。带着表妹逃学，在上学途中抢别人钱，让小孩去池塘踩冰块，把全村母鸡生的蛋扔茅坑，拔掉全村人刚长出的玉米苗……最后秀红的童年在被父母接去浙江管教两年中结束。“现在回想，当时不过是希望通过闯祸，来获取父母的关注吧。”

三年后，秀红到县城最好的初中开始了鸡飞狗跳的青春期。家里

离县城远，每个月回去一次，一到周末就只能满大街晃悠。初中三年秀红逃学、上网、看小说，顺道结识了一位社会大哥，还差点被卖掉。

“那时候，自由过了头，爷爷奶奶年龄大了，也没来过城里，父母又关爱缺失，自然会出问题。”

要问秀红到底什么力量支撑着她继续读书，她自己总结：大概是文学的力量吧。秀红的叔叔，在县城是一名有威望的老师。有一次，叔叔带回了一本巴掌大的《作文精选》，秀红凭借抄录书中的一篇文章获得了“A”，从此，写作文拿“A”成了她唯一找到归属感的事。

高三那年，在叔叔的建议下，

下图：课堂上的秀红。

